



退溪集
六

^ 16
2327
8



和
2327
卷 90 8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九



書

答龔巖李相國賢輔○巳酉

伏蒙令慈賜書誨諭兼示辭狀草及漁父辭等
仍審台候萬福不勝感欣瞻賀之至伏見辭狀
草辭簡而義明禮恭而情懇上以盡忠愛之誠
下以遂退閒之願雖有遲延之恨不為病也而
真足以使人仰德而起敬聞風而激懦以此報
國酬恩亦已多矣何必不度禮義聞命志走而
後可盡事君之道乎滉近日形迹果為不畱

之計惟不得擅離故淹留過日以待監司之所
處茲承指迷之勤惕然有改圖易慮之意然一
去一留跋前疐後莫適所從不知如何而可也
衙中無人雖似寂寥然適爾如此滉之去住實
不係於此事也且此邑非大路傍輪蹄輻輳之
比詞訟又不至煩劇雖謂養病之地可矣但以
滉羸瘁之疾日益歲增豈惟自悶人亦知滉不
敢從吏役也氣且枯損精神昏憤臨事茫然昨
之所為今日已忘朝之所令夕已不省本領既
如此政之日紊何足恠也 朝旨惻怛視民如

罪下本
有也字

急下本
有而字

傷而思不能下究閭閻愁痛轉徙流亡而究不
得上通皆守令不職之罪號令不行催科不及
簿書多闕謫責沓至上不能事乎上下不能使
乎下中不能護其身傍不能濟親舊之急猶冒
居其位貪食其祿此滉所以不能一日安於心
而欲去之速也豈有矯激希慕而欲為不近情
之舉乎至於書末云云之戒尤有以見垂憐之
厚欲令愚拙微蹤獲保其終之盛意也滉雖謬
計亦嘗慮及於此矣然於朝則動輒辭病於外
則恐病久處竊恐緣此而反招人之疑怒也故

為滉之計不問在朝在外與在家之日苟遇病
深則可辭病稍歇則可仕若是庶幾已直而人
釋然矣如何如何蓋滉之仕否非敢論禮之如
何事之如何視身病輕重為去就故其迹或似
固執或似無端或謂之矯激或謂之濡滯也一
病為一生之患人非不知而不免於疑謗滉之
處身其亦難矣近日賤累之遣固為無端其實
病深不得已為歸計也監司在遠待報遲回之
際公私事故互相掣肘邑中之人君子論說紛
紜以義見責為不當去小民咸咨怨以為不恤

告于于
一本作於

我穡事不念我輸債敦我以迎送之弊滉固已
不快於心矣又家兄來月旬間自湖西來省立
壠已請于朝而書告于滉矣相望數旬而滉先
去郡亦有未安之私正如去年丹山之事不意
猥蒙大人之記念辱加諄諄又如此滉雖固陋
寧不感動周旋思所以承教意乎呈辭回音朝
夕且至得請則當去不得請則欲觀病勢而處
之若此則將至於濡滯而衝風烈寒過冬之難
又可虞也此所謂跋前疐後不知如何而可者
然也漁父辭去春與任城主所議者誠不穩愜

誠爲叨僭其後自龍壽寺寄柬一本謹以承見
但以前日妄改爲悔故不敢輒有回稟今來所
定章次及短歌新作一闕皆勝於前日之所示
可歌而可傳者也因此又知江湖之景風月之
清漁釣之樂天所以餉高退之境自世俗規規
者觀之不啻黃鵠之與壤蟲固不得窺其涯際
也跋語何敢輕易爲之惟當楷寫以上尚有欲
稟之條俟後日面承提警而後爲之也山紅水
綠正好陪賞之時又有令孫氏之招敢不趨拜
得請則固可及矣不得請而濡滯則當待兄來

而偕進其前恐未暇又作往來也俟罪俟罪惶
恐不宣

上沈方伯通源〇巳酉

豐基郡守李滉謹齋沐百拜上書于觀察使相
公閣下滉疾病篤鈍守職無狀輒有愚悞敢效
一得之見伏以郡有白雲洞書院者前郡守周
侯世鵬所創建也竹溪之水發源於小白山下
流經於古順興廢府之中實斯文先正安文成
公裕之故居也洞府幽邃雲壑窈窕周侯之理
郡尤以興學育才爲先務旣拳拳於鄉校又以

通志卷之九
竹溪是前賢遺迹之所在乃就相其地營構書院凡爲屋三十餘間有祠廟以奉享文成公以安文貞公軸文敬公輔配之而旁立堂齋亭宇以爲諸生遊處講讀之所掘地得瘞銅若干斤賀經史子集百千卷以藏之給息米置贍田使郡中諸生員主其事郡士金仲文幹其務招集學徒四面而至勸獎誘掖不遺餘力旣而周侯去郡而文成之後今判書公珙適來按道謁廟禮士凡所以增飾作養之方極盡其慮役隸之充魚鹽之供無不措畫使之永賴自是監司之

來亦皆加意於此而獎勵之無敢忽矣夫書院之名古未有也昔南唐之世就李渤舊隱廬山白鹿洞創立學宮置師生以教之謂之國庠此書院之所由始也宋朝因之而其中葉猶未盛天下只有四書院而已渡江以後雖當百戰搶攘之日而閩浙湖湘之間斯文蔚興士學日盛轉相慕效處處增置雖以胡元竊據猶知首立太極書院以倡天下逮我大明當天文化大闡學校之政益以修舉今以一統志所載考之天下書院總有三百餘所其所不載者想又

多也夫自王宮國都以及列郡莫不有學顧何
取於書院而中國之所尚如彼何哉隱居求志
之士講道肄業之倫率多厭世之囂競抱負墳
策思逃於寬閒之野寂寞之濱以歌詠先王之
道靜而閱天下之義理以蓄其德以熟其仁以
是爲樂故樂就於書院其視國學鄉校在朝市
城郭之中前有學令之拘礙後有異物之遷奪
者其功效豈可同日而語哉由是言之非惟士
之爲學得力於書院國家之得賢亦必於此而
優於彼也古之明君知其然故宋太宗之於白

鹿洞因江州守臣周述建請既驛送九經又擢
用其洞主明起其後直史館孫冕以疾辭于朝
願得白鹿洞以歸則從其請理宗尊尚儒學如
考亭書院之類皆勅賜扁額以寵榮之此則中
國士風之美非獨士之自美亦由於上之所養
也惟我東國迪教之方一遵蕪制內有成均四
學外有鄉校可謂美矣而獨書院之設前未有
聞此乃吾東方一大大典也周侯之始建書院
也俗頗疑恠而周侯之志益篤冒衆笑排羣謗
而辦此前古所無之盛舉噫天其或者由是而

興書院之教於東方使可同於上國也雖然混
竊以為教必由於上而達於下然後其教也有
本而可遠可長不然如無源之水朝滿而夕除
豈能久哉上之所導下必趨之一人所尚一國
慕之今夫周侯之所作雖信奇偉安公之所成
亦甚完密然此特一郡守一方伯之為耳事不
經 宣命名不載國乘則恐無以聳四方之觀
聽定衆人之疑惟為一國之效法而傳於久遠
也況自到郡以來於書院一事未嘗不欲盡其
心焉曾拙無能加有羸瘵之疾略不能振奮激

勵以為多士之勸氣艷日就於陵替朋徒漸至
於怠散大懼昔賢流芳之地吾東人創見之美
遂至於衰墜妄欲陳乞于 朝冀蒙萬一之裁
幸而地遠言微恐懼而不敢發也伏惟閣下任
旬宣之寄崇教化之務凡係一面利害亦宜陳
達况此 聖世宏模之所關乎儻閣下不以詢
莛為不可則取其言而芟正之轉以聞于 上
則欲請依宋朝故事頒降書籍 宣賜扁額兼
之給土田臧獲以贍其力又令監司郡守但勾
檢其作養之方贍給之具而勿拘以苛令煩條

至於爲郡守而闡茸癰疾如滉者閣下亟宜舉其曠闕之罪顯加貶黜而請於朝別揀儒紳之有德望經術節行風義可爲士林矜式者爲之郡守以責其任如是則書院非止爲一邑一道之學乃可爲一國之學矣如是則教原於君上士樂於來游可傳之永久而無壞矣如是則四方欣慕爭相效法苟有先正遺塵播馥之地若崔冲禹位鄭夢周吉再金宗直金宏弼之居莫不立書院或出於朝命或作於私建以爲藏修之所以資揚聖朝右文之化明時樂

育之盛矣如是則將見吾東方文教之大明可與鄒魯閩越并稱其美矣滉竊見今之國學固爲賢士之所關若夫郡縣之學則徒設文具教方大壞士反以游於鄉校爲恥其刊敝之極無道以救之可爲寒心惟有書院之教盛興於今日則庶可以救學政之缺學者有所依歸士風從而丕變習俗日美而王化可成其於聖治非小補也獻芥之誠如得上徹則病退溝壑死無所憾不勝區區之願謹昧死奉書以稟云
滉謹按故事凡書院必有洞主或山長爲之

師以掌其教此一件大事尤當舉行但此須
擇於遺逸之士或閒散之員而其人才德望
實必有出類超羣之懿卓然為一世師表者
乃可為之如不得其人而徒竊其號則與今
教授訓導之不職者無異有志之士必嗟嗟
而去之竊恐反有損於書院故今不敢并以
為請此則在閣下之裁度獻替二朝廷之商
榷可否何如耳況又再拜上稟

答李相國 後慶。己未

混謹齋沐再拜言頃者安奇察訪來見傳致鈞

翰惶悚伏讀因竊承審變理多暇神相台躔起
居萬福無任慶亦混去年入都嘗一趨門下不
獲祇謁厥後病日深劇當職不供蒙 恩未謝
種種窘蹙不可名狀逮至今春又發浮腫欲及
未死之前得反田里因事亟下竟未遂掃門之
役中間柳判書以鈞帖轉惠慰病之資徒積銜
戢亦未申謝其昧慢頑率得罪於門下極矣今
乃降損德威遠辱手札深存謙挹掖勵踰越益
仰盛德待物之洪誠非小人之腹所能窺測也
抑嘗聞之古云明主愛一頓一笑不獨明主宜

然宰相尤當存此戒也故其於一時人物一字之許榮於華袞一言之斥嚴於斧鉞若不擇其人之當否而苟加之許斥則豈爲愛嘖笑之道哉且滉之至愚極陋疇昔固已無遺形於鑑裁之下一朝猥加惠許非但一二字而已其何以激一世之人才而使之振德於陶甄之內乎滉所以震惕自失而無所容也滉去年踰證旣難追補今夏又大病幾不免死其不能奔走供職天日昭臨萬目共見而人言猶或不以爲然滉身在譏謗之中積有年紀每竊歛念自古未有

愚病如滉之甚而當此虛名難處之地者不幸而今有之若非鈞衡之位素憫其如此而置力於其間則將何以善其後而不爲 清朝之羞哉古之士非不知台鼎之嚴禮絕百寮然而或奏記論事或抗書陳情者多矣故敢援例披訴今滉正所恐憫者樞府之職尚未鐫免稽逋在外不違寧處然而不敢爲陳乞辭免慮恐無益而或有他虞也伏惟大相公閣下特垂矜察或因某機而方便措救得解樞府作前銜而分死田間則其於耶一物不得其所之盛業豈不

校乎蓋高爵厚祿既非病廢所堪而身既在外
又何可仍冒朝銜此理確然兩不可違明知如
此而不得遂願斯乃死而不瞑之憾而亦大人
君子之所宜軫惻也狂妄僭易死罪免罪兩色
紙六幅謹具承諭第滉於此技不知操筆其初
不過與鄉里後生相習為戲不意遂至叨誤鈞
聽此亦滉不善謀身之一事既以至此又不敢
白地回納其六幅外多有一幅誤寫不用所寫
得六幅闕誤亦非一二病心昏錯不得比數於
人人此一事可知伏增汗慙伏惟鈞照正此寒

泣竊祝益懋明德以福斯民惶恐不宣

答權相國輟○丙寅

滉頓首再拜言近日齋辭狀人回伏蒙鈞慈手
書曉諭以示可生之道不勝感激惶恐之至滉
雖頑愚其於鈞旨勤厚惓惓如此豈不知回惑
而改圖乎第以在滉私義實有所大不可者非
可一二數既承軫念安敢有隱而不之悉乎夫
辭小受大以退媒進之決不可為從品三日遽
陞正品之決不可受辭狀中已略陳之只此二
事已絕冒進之路矣此外尤更有大不可者滉

以遠不及常人之資抱人所無之大病雖尋常
百執事之役猶不能堪當故從前苦辭退伏豈
復有絲髮之材可適時用不知何故馴致不幸
之極時議無端紛起擬人於不倫張皇夸詡似
若以昔之大賢人事業責望於無狀一夫之身
者今茲 恩禮之存降雖不可妄言其所由然
其所以 上誤之端寧不以時議太過之所致
耶夫以其人言之則如此以其事言之則若彼
而乃不自量已徒以 君命之故敢進而當之
不知相公以爲能堪任不敗事乎以此人而當

此責猶不至敗事則 君命固不可一日稽也
如其不然則與急趨 君命之事不得以並行
明矣況此三事外又復有一事尤使人惶惑畏
怯而不敢言者嗟夫滉以至微至陋當此際不
能奔走應 命之故略舉之有此四條四條之
外又豈可勝陳乎事至此極則極衰積病之身
在途加病委篤瀕死之故反有所不暇言矣故
當初一辭也猶有病差或造之望及聞新 命
而再辭也亦庶冀物論處置之幸旣不能然而
反益加焉則滉之不顧前後隱然而進受豈不

萬萬無理哉伏惟相公閣下知滉之病深難仕
不爲不熟故向來常加保護令得遂願又如領
相閣下鈞慈之盛亦皆如自餘公卿大夫苟
曾見滉在朝曠闕之實孰不以爲不可用也惟
是後來諸賢或與滉不相見知而徒欲以名使
人於是執虛以責實輾轉相誤以至此耳用人
得失治亂所係而朝廷此舉大段落虛如此
愚竊伏料在諸謀國大人之中必有仰屋而長
嘆俟時而盡言者則誤思之改指日可望而
稽違之罪因可少逭今奉鈞旨乃以速副朝望

爲督又云雖前賢處之亦不可不來噫何其與
前日之庇麻者相反耶且使前賢而處此際則
固不可不來果如領相閣下之鈞喻滉非其人
而欲依前賢以處之則其罪尤大豈可托此以
敢進乎且非人之進又豈有朝塗之可言乎是
以始也感佩至意而反復思忖則終有不能盡
依者謹已復修一狀託安東府送于本道轉以
上聞矣因復伏思在途俟命猶是未定於進
退今則知不可進而在途難矣故歸田里以俟
盛命之下此亦必招人疑駭然宋之杜範元之

吳澄非不知事君之義者二公皆有請辭徑歸之例恐事到不得已處如是爲之是亦一道故也伏惟相國閣下俯賜矜察念平日保護之勤轉一時誤恩之機乘便亟圖庶令微物得所以終大惠不任區區切祝之至情隘瘳莫罄鄙悃謹狀

答權相國 戊辰

滉頓首再拜去年秋伏蒙鈞慈甫稅遠駕首枉手翰辱答鄙書誨諭迷塗責譬分義諄悉慳厚庶幾可免仰荷大庇不勝感激之至第緣滉方

在罪責沸騰之中反被誤恩不一不再震恐憂迫闕於脩謝忽已改歲慚惶不敏死罪死罪滉至愚長病命途多舛至老愈甚一身所遭無非僭分落虛之事蠢物微忱若不自陳於新宁之前天日之明無由下燭頃者昧死自劾實不獲已或致重忤朝意以至謫罰未可知惕息戰慄無地自容因竊記得昔忝豐郡閣下奉使經由追供於昌樂郵館閣下責滉以爲郡不理且以滉常有退志爲不當滉謹復之曰使滉有才業無疾病如奉使公吾亦何苦而必退正

以病不能理郡故欲退耳閣下當時不以愚言
為不可一笑而罷豈有以一人之身二十年前
疆仕之時尚不能小施手而理一郡至二十年
後瀕死之日乃可以大展抱而能補 衮者乎
往時閣下在銓曹亦常念滉困於虛名多周旋
置力於圖遂退間之策今在相位只在一言於
細氈之上其為置力想益無難滉渴心斬望
唯在於斯伏乞鈞慈留意終惠滉惶恐死罪

答洪判書退之 暹○甲子

頃者兒子寫回來獲奉令翰具審起居神相多

福不任感賀交至滉身在老病窟中光陰不貸
眼霧頭雪殘生幾何尚持餘息承此珍問亦云
幸矣若如松岡碑製事正是令公手裏事何乃
為此不近情之讓乎使滉稍可以堪此責者豈
待人強之後為之去年松岡之孤亦以此事遠
來扣懶滉畱止數日反覆籌度以松岡知己則
令公主文以傳後文章則時賢滿朝滉以庸謬
不文之甚病廢村野執也不量其由左儼來求
已足招人恠謗在滉又何敢抗顏為之乎大抵
此等事必欲得出於當世秉文之手以兩稱幽

明之行此人之至情故雖無素分亦無不實緣
請述令公身處其地恐令契分如松岡者逝後
許多年尚未得一篇文字表之墓道至使其孤
皇皇悶悶無處訴臆此豈亡友所期於令公者
乎滉當少壯日尚不爲人作一碑至於今老朽
將死之日而始爲之乎設令滉處可爲之時則
必無託故以辭之若如今公處某之地則想必
不肯爲以此言之令不可終辭以負松岡決矣
行狀謹封回納伏惟鑑諒惶恐不宣

答洪贊成退之丙寅

朴世賢傳致令札叨承遠念指示迷塗兼以大
義錫曉諄至滉亦人耳豈不知從感圖改第以
滉老病癯醜無復比數於人而 朝廷所以湔
拂擢任如許其重大是無異蚊蝸負山焦僥扛
鼎何可不量其敗而勇進以當之此已極難也
從品亞卿猶不敢留而苦辭自知甚明故也忍
見躡陞正卿隆委文衡乃不顧前後遽進而受
之諉曰 恩命至重不可辭也斯實假退梯進
巧宦養風其惡如何此尤極難者也且高爵厚
祿人情所慕召不俟駕一生講習滉雖乖僻無

知猶不至病風妄走若非其中有甚不得已之
故亦何苦恐以父母遺體犯雷霆干斧鉞累累
而不知止乎 聖恩如天不加罪而釋兩重感
祝 洪造慙負天地猶以憲秩樞除未免壓重
日夕憂惶罔知所為來喻久於朝著與晦迹山
林者不同此誠切至之論然嘗聞之古人以藩
臣病歸家累加徵召而終不至者有之此非晦
迹山林之比而如此天下後世不以為非而以
為是由此觀之是亦一道也明矣在彼尚然况
庸品瑣流年近七十百病錮留者乎伏惟貳台

仁鑑曲垂軫察焉徂茲鄭博士琢謄寄雅律二
首其中辱有獎引之意深所悚服顧澁不足以
承當如前所云慙覩奈何奈何謹已撥病扳和
恐未蒙原諒反增訶斥今未可率爾併呈姑俟
事定後看如何惶恐不宣

答洪相國退之 戊辰

府騶之來辱賜手翰多方責喻指迷開感庶得
可生之路自非見愛之深何以至此不勝銘感
之至滉奇蹇躓盜得罪 聖朝專由謬妄處身
迷方盜竊虛名之故舉世皆知而不以直陳抗

章自劾以達。天聰混不得不為，或更觸忤。朝意以速罪戾未可測識，方當席橐以俟。今威命未下而先有此事，不知相公以混所自劾揆此，思除謂之當否何如也。萬端危懇，略具疏中，茲不敢再瀆，惶恐誨喻，病既少愈，召赴合禮，先捨處之，未必一向辭疾，此固至當之言，但只覺老病益甚，以今之愚，豈敢效先捨乎。橋山徑歸之罪，疏中已引伏矣，不減夢卜相公筆下，亦出此言乎。相公平日視混為何等，人耶，其可以萬分有一上當於春注之意乎。

召赴恐當

相公亦以丙寅中混所遭為不可堪，當辭不至為宜。今之所遭比於丙寅，又甚，復越奈何勸之，冒進乎，若其不可堪而偃然承當，其為不恭，恐有甚於踰垣者，故不敢進耳。至於書末爵秩先後，崇卑之異，非達人之所計較也。此則尤不敢聞。命夫貴通達而賤名檢，西晉之所以亡也。方今聖上勵精至治，廟謨所急，莫先於貴名檢。激風節以變頽靡之末習，區區妄見，正欲致謹於此本品。例召猶不敢當，抗疏求免，而反蒙峻擢，至於此極，乃欲出應而冒進，是何前不通。

達而今忽通達耶此鄙隘妄見所以死執不知其爲非也多言害道伏惟相公少畱矜恕惶恐再拜

答洪相國退之

朝廷以士君子之道處之己以市井之心進非但己所不敢亦非朝廷之所欲也當辭本品時其心尚明及見大得遽忘前辭冒利而妄進諉曰君命不可違此非市井之心乎竊觀來教似有未盡恕察於鄙意者不得不妄引古人得失之跡以明之趙以虛名使趙括致有長平

之敗晉以虛名用殷浩竟見山桑之敗前漢夸召申公而大失望後漢強徵樊英而大貽譏此虛名之士不可用之驗也而况滉盜取虛名有甚於此數人乎不如因其辭而棄之宋劉宰去後七除官而一不起滉不讀宰本傳未知其所除前後爵秩高下之如何至如崔與之以知成都府辭歸廣州後以禮部尚書召辭十三疏而不至繼以參政召又繼以右相召皆力辭終不至與之之意必以辭小受大市井之心非朝廷所以處己之道故寧不奉君命而必遂己志此

豈可謂不知事君之義乎故後之尚論者謂與之當時已老病不堪致力王事宜其不出且以與之爲有大臣風未聞以違君命罪之也以此等事觀之命官有不當受者力辭不出是或一道也若不量己分不問當否一切皆欲有受而無辭有進而無退以是爲事君之恭竊恐反理之評斷方之論不可以爲訓而率天下也楊龜山被召不辭而出尹和靖被召力辭強起之不得已而出二公皆以無所建明貽譏後世混常謂龜山之意固不可知和靖爲人雖持敬功深

本乏經綸之才初旣自知而辭之當終遂力辭乃善而竟不如志惜哉唐末以歇後鄭縈爲有隱德而相之縈自知不堪而辭之不得則就職未幾辭去君子之論善其辭去而惜其初不力辭而就職也如混無良甚於鄭縈旣知不堪則當依君子之論力辭不就安可學縈之旣就而旋辭耶此亂世之事本不當引之以縈歇後證混愚拙爲切故云范純仁自謫所放還遣中使以故相寵召純仁謝病徑歸家杜範被召來中道上疏自劾徑渡江歸其後至都而欲歸君命

閉城門不許出猶伺隙而歸吳草廬罷史局賜
宴不辭而徑去遣官追之不及而還當時廷臣
建請澄耆老舊臣當優之遂不復召滉伏見宋
元時待士大夫既有致仕之禮又有請去之路
臣之欲去者有坦坦大途請無不得猶有如此
者爲其欲去之速恐或遲延而失去幾也況今
二途俱塞若又以上數人事爲罪而禁之不知
欲使當去者由何路以去耶今或以去爲罪以
退爲諱竊所未諭也何尚之既去後來仕沈慶
之猶知笑朝滉之去而復來者五今若進當爲

六矣無涓埃之報而六進七退豈帝王良之友
往來屑屑之譏耶

去年滉出都門後數日安舜佐金世憲以老
病不職罷逐滉若在朝則當同見逐若逐彼
而遺滉是滉反不如彼也

答洪相國退之

復蒙台念手翰誨諭反覆愜到感激何勝心病
之人白首近死忽逢如山之責怖畏錯謬置身
無所雖知本無可憂之若此愈抑愈甚晝益昏
茫夜不能寐勢將爲難拯之患今日吳貳相見

過因知領相甚有矜濟之意方自放幸繼而獲承鑄譬之勤與前日所聞頓異不知何故而然茫然若墜深井之中恨仰奈何問仰何訴昨上小劄不審謄報閣下否今教滿紙諸條非不愜切只以鄙劄顛訴之意觀之不待一一發明而後知其不敢聞命矣 實錄都聽仕日雖稀然其事體之重本非病人之事又豈經冬不出者所敢溷耶皇華集序數日呻吟不成數行所得皆陳腐不用之言似難了得其餘可知偶記得當閣下辭此任時領相議有曰文章與氣為盛

衰洪遲年近衰暮文章亦退故慊辭當聽許不知閣下當時行年視滉今日孰老孰少然而閣下在彼時則喜其言之能使釋負而到今則欲反其言以加之於滉可謂能絜矩乎今日萬一得蒙 天許全仰諒察情隘辭感不敢多言

答洪退之

伏承台慈遣醫屈札諭迷破惑庶得可生之路惶恐感刻同知所對滉為人無狀處身乖宜一生常在欺 天罔人之中盜名竊位愈久愈甚陞嘉善位三日而不足於心則退更飾偽以徇

名爲盜竊之階陞資憲仕一朔而又不足於心
則又退而飾銜爲盜竊之階今得陞崇品矣然
則今之欲退亦必有不足之心橫在胸中故雖
剗肝瀝血百千萬語終無以取信於世所謂欺
世盜名竊位叨 恩等許多罪惡皆身自言之
而身自蹈之七顛八倒窘束驅迫以至於此尚
復何言尚復何言雖然事至於此亦無足恠混
雖匪人得蒙辱知於閣下凡幾年矣而猶有如
此不近情之教則復何望見察於他人哉從當
覲趨門下妄陳區區惶恐辭感不備

答閔判書 箕○丙寅

得見令翰今幾年矣奉緘顛喜開讀之餘復令
人恍然自失有求死不得之歎奈何奈何令公
於我猶有不相悉者他人何望哉令公知我爲
何如人哉其果有一事如人者乎其或有一長
可取者乎以如此空疎逢如許 恩數其可堪
當於萬一乎 聖上不知而誤加微臣明知而
冒受其可乎哉臣雖欲欺 天瞞人其柰貽 朝
廷羞辱何是雖不有老病之故猶不敢進況年
近七十百病錮留者乎令公平日視滉心病勞

病諸種沈痼爲何如耶其他姑不言戊己冬春
旅疾委篤幾死者數而 誤恩驟加欲辭則不
許欲受則難仕惶窘百端無可奈何卒之蹭蹬
而歸令公其不目覩乎彼時猶然今更八九年
加老加病其爲癡醜之狀當何如耶一進而竊
取 王爵猶爲不饜又可再進而再竊取乎人
或有躡躋爵位有未安之心而猶可受者以其
後日尚有報効也如滉前受從品旣已無一毫
犬馬之力今又因辭避之餘以爲階梯而賭得
六卿之列問其後効則如捕風者之無得而徒

諉曰 君命不可違也攬爲己利抗顏而不知
恥其爲饜爲賤人有肯食其餘者乎來喻以爲
古今異宜辭受之義不當論也其指示可生之
道至矣然鄙意終有所未安者今世固不可一
遵古道然義理之在天下是非之在人心今猶
古也不容一日而磨滅今若以是說斷置是非
可否一切不問而惟冒進之爲事則愚恐士風
頽壞世道潰決如渡江河而無維楫此賈生之
所寒心也令公以爲不當論無乃不可乎又謂
名在相列與草野不同 召之不至安有是理

言至于此心膽墮地頃得洪貳相令書所責亦然執此成罪真古所謂嶺海之間乃吾死所也雖然鄙人之惑於是又不能無也若如所云則爲人臣者進以禮退以義但可行於卑官及至爲卿爲相則更不暇顧禮義如何一以君命爲進退耶愚聞爵位愈高則責望愈重責望愈重則進退尤難故古之士大夫跡非山林或至卿相而召之不至者非一二猶可指數又恐人謂我援古賢以自托也故未敢焉惟令公試爲之深考則當自見耳故愚嘗妄以爲可進而進以

進爲恭可不進而進以不進爲恭古之不進者豈棄命中路而然乎可之所在卽恭之所在故也若如滉者非有積病則可進不至癯老則可進非朽材無用則可進非辭小得大則可進今則不然垂死一身四患叢集非惟不可進也兼亦不能進也來喻乃以棄命中路當之其於議罪允否何如耶向者三召未嘗不進必黽勉數年而乃退些少筋力尚存也其第四召也乞辭被譴而強進則病益重四五朝內僅仕五六而退事勢窮迫極矣然而今年奉旨

猶不敢安然自力奔程中道中寒疾劇而輾轉
顛沛以至于今日則今日之不能進豈無故稽
違傲 上從康之謂乎合前後蹤跡而觀之斯
亦仁人之所宜動念而 聖朝之若宜容許也
幸須令公毋執前說曲採所控敦故舊不遺之
義急瀉手拯溺之事公言於朝此人老病難仕
前後躓困如此如此其不來不可以為罪不如
因其辭而 聽許之收還前 命而以其舊職
秩置之田里如古之致仕者之例以處之亦
聖朝使物各得所之弘規也 廟堂之上仁厚

達體執政諸相必多有同辭以為然者因以是
轉聞于 上而獲施行焉則 聖朝色荒恤病
之典微臣引分畢義之願自令公發之而得兩
全矣豈不休哉豈不快哉而滉之情事朝野所
共知久矣豈以令公為有私於滉而相為之地
耶令公其勿疑之

與任判決虎臣

嘗聞先正鄭公諱汝昌先生之風而孤陋寡聞
未得其詳心常愧歛茲敢仰稟不審令公外舅
氏於先生為何親先生是何郡人何年出身仕

至何官共為安陰縣監是因何有此外補其得罪以佔畢門徒云然其詳亦不知為何事其有著述及碑誌行狀等或在令公處或藏其後嗣之家伏望暫許借觀以發蒙滯不勝千萬之幸後嗣今日見存為誰其謫闕此的是何地被罪之年是何年葬之何地并望諭及何如

答任方伯丁未

承并惠音慰諭良至益見愛予之意深荷深荷會聞盤錯別利器肯繁恢游刃以本道浩繁災極民困正相公發蓄施仁之秋何以有欲辭無

路之嘆也亦見憂國恤民不自滿足之心是固君子之日乾乾也如滉上負國恩下媿時賢直作一鄉里之陳人枉過了一生緣病至此浩嘆奈何區區鄙懷屢發於左右太似率然幸有以容之不宣

與宋台叟麒壽 壬子

青松李公榦以小燭四柄為行贖今以二柄呈上親至何如似聞眉公遺嗣尚在清境然否何以存活二柄幸付其嗣俾用於其禩之祭一明平生之心而秘之尤善

答宋台叟

再蒙辱書伏承孝侯支迪豈勝慰紓但寄示敘述先德伏誦感歎深以得見爲幸然誤所以不敢承當之意則前書不啻血誠縷陳奈何不賜諒察而有此強投乎混平生絕無知識唯自知其不足則甚明以魯鈍之資加之早年多病專不讀書 朝廷采虛名置之文翰之列職使難這時有雕篆之效當時不甚知恥數年退閒見古人述作如彼而吾之冒濫如許每一思之愧蹙汗背於時適有以銘文見囑如權公繼祖朴

君重甫權公景信家子弟及鄉近士族數家混既皆哀懇苦辭一切解免雖幸得免而多以相疑相憾之言見加混方深恐懼又自悼素不能取信於人以至無事而自困也來京師復有數處或以文或以書來囑非徒病甚尤以前辭後許爲難亦皆懇免今至孝左右非不領前書之懇乃不矜悶必加以不近似之事使混前卻無地豈相知相悉之道乎況紀德傳後固欲後世之知名也當今秉筆後世知名決不在於混乞速改圖於他而計字度石作界樣送來則書役

欲伺病間之隙而冒爲之此亦他辭非一當取
嫌怒於人只以再度下託之意不爲偶然而不
得已至於孤負心甚欲缺故欲以是少酬孝誠
之厚望耳滉衰憊瘵疾日劇俟秋涼只有引退
一路稍爲著脚穩處誠不意 誤恩至此左右
視教胄重任豈罷病庸人所能堪耶顧其間進
退有極難處覩顏就職悶默爲過冬之計不幸
之歎誰與告語昔人恒以抱才不見知爲歎滉
則每以無才不見斥爲悶如之何如之何草藁
兩件空紙二幅謹同封再拜回納伏惟萬加寬

恕勿訝勿責滉無任慙悚免罪之至

與宋台叟乙卯

滉蒙 恩遞職之日適會有政欲及其未下新
命之前而出城忽遽未得告行而來恨恨惘
惘不可形言滉如此舉措人必笑之然非由非
罷非致仕反覆思之只有此一路他無可以善
處者不知令意以爲如何天其或者延犬馬之
齡惟願更無狼狽之勢待盡農畝幸莫大焉然
不有相知之深見憐之極在 朝廷力加保護
不可必得也令公及朴希正已悉此意深所依

賴惟松岡翁專欲勉雷雖苦陳素抱不回其意
此其見愛者反所以納之窘地也凡令力所及
終始置念以全愚病之分不勝祈悵

答宋台叟

趙判之於滉不可謂不相知愛前後苦悵亦已
無餘全不聽念深可恠憫他日令公爲我問松
岡曰公意謂滉外雖託退中實欲還故必欲縻
之耶抑實以滉爲誠病悵退姑以爵祿戲試之
耶由前則何取而還其人由後則其志固可憐
而爵祿非可戲之物公何爲進退無據之事耶

以此叩之庶或萬回其一也至祝至祝

答宋台叟

去夏兒還辱惠書備審起居冲謚欣慰無量前
下書狀有不計久近上來之語此雖非必令
上來之 旨既有所 諭義不當無所復而安然
退在但兒傳令語及他人見謀者皆以爲不須
上答以避煩瀆故至今無皂白殊有未安如何
如何每苦松岡欲納人窘地及令公參卿方倚
恃以自安不意頃日關東之擬令亦不救雖蒙
幸免悵愕甚矣關東雖所願遊方伯之任豈爲

潘孟陽遊山而設耶令公已信滉意不須多言
但冀此後如遇此等事須極力救按於千丈淵
中不勝懔懔倭奴犯順國耶甚大今雖小挫後
患尤難保如何如何

答宋台雙 丙辰

張正郎來自京傳示令書獲審近况云有鴟原
之戚深以怛然且未知緣何遽去臺而入獄部
耶雖隨處有盡已之道然刑官尤非雅意所樂
唯當勉思盡職却不可生厭忽耳滉積聚瘕脹
往往劇甚鄉無醫藥坐待天之所處如何不能

深以為憂但樞銜迄未聞鑄去此事甚令人撓
窘奈何奈何古者雖小臣必明去就辭受不必
宰相與臺諫也假使古人遭此必極力抗辭煩
瀆嫌謗皆不暇顧恤存滉固難以古人為援而
言也雖今人不遇滉地則已如遇此事則恐不
但如滉之都無黑白名 朝身野冒嘿度日也
況今 國事搶攘智力馳騫爵以酬勞猶患不
給豈可虛授病廢之人有同棄之溝中而有勞
者反或不受祿此又非平時之比也是以不計
譏謗草書狀略陳懔情將上之際得令諭不必

更煩之言因復思之亦甚有理實恐無益而有
害且爾輟罷然一向不鐫則滉終未免竊爵之
罪死不瞑於地下矣奈何奈何

答宋台叟

去夏承惠書兼寄珍劑名香佩服盛意何限何
限顧以不獲赴 召憂恐之至重聞時議深罪
於滉益懷惶縮未敢拜一書報謝至今闕如祇
增愧恨卽日秋清伏想令履神相萬勝滉尚欠
一死平生不幸竊取虛名今夏之事尤極驚恠
滉雖迷惑豈不知 天恩至重不計死生趨謝

之或可但自見精神筋力無復有一分可以勉
強他職尚然况玉堂之長是豈瀕死病人所堪
一日處耶旣明知不堪而強顏就謝豈義所安
耶予不是萬不是故不敢舛行繼聞時論謂滉
不知臣子之義滉無由訴臆日俟誅譴之至幸
被 天矜許以處間感戴畢生惟萬積祝嘏而
已然時議之遂息未可必也想有所聞不惜示
及深望深望後辭狀致仕一語必受笑罵雖相
信如令公亦應以爲迂愚緣滉謬見如此不暇
計他而妄發耳如何如何

觀周夢鈞神勞愷悌伏想履度益膺休慶中間
道梗遠聞殊駭所以奉虞者實深今茲馳賀情
豈有涯但無由晤對以遂披霧耳 天朝有何
異聞異事遼被獐犯如彼不知 朝廷尚可防
制無南還意否泉漳蘇湖間倭勢亦如何杞人
之憂問及於此可笑其愚然以理言之天下事
皆非外事也如得異書近義理者亦可遠示否
聞有今獻彙言者曾已來東切欲一見而不得
滉病覺日增愚覺年甚眼漸不辨物心已無餘

與宋台叟 丁巳

力但欠一死耳

答宋台叟 己未

工部人至伏奉珍翰承令候神相冲茂馳賀曷
勝但解職一事至今未蒙 恩許撓窘惶恐計
不知所出今此丘口之來所當不計死生亟圖
上去非徒舊病種種益甚今年暑毒倍於常年
遂成腹疾上逆下泄以致委篤沈困千里炎塵
雖欲強作發行寸無筋力可以運起百思還廢
姑令丘口先去少遲時月觀病勢以決行止如
來教所以爲滉策者如是而復慮若不免死於

道路則無甚妨礙一復入城中則難仕蹭蹬當
倍前人之唾鄙當益甚故人念舊或肯與之一
杯酒竊恐菊君之羞見我不肯入酒杯來也奈
何奈何大不理於口非獨貉稽故人熟視之乃
不為置力於其間耶言多力倦不能一一惟為
時加愛

答宋台叟

自附書公幹後默念書中言涉自明得無重得
罪於門下日夕懷若無憑人回擊奉辱書鐫誨
極其諄悉雖自顧迷繆之甚尚蒙謹於斤絕而

欲指其自新之方如此感佩欣幸不可名言且
細讀來喻責譬之言一一皆當病之藥萬金不
可易也但所謂不同山林之士所謂因事引退
之嫌混亦非不知也奈平生不幸以大愚得虛
名痼疾濫高秩明知一日不可冒處冒處之罪
重於徑情而百度千思他無可去之路不得已
而披猖至此巖墻之誠真是名言然混所值交
象如此安得計後禍而蹉却當前路頭耶承誨
何不循例辭遞而更為乞退乎此則於混之情
悶不垂細察故有此言令公會見 朝廷因人

乞退而有許退之例乎苦乞之餘不過付軍職而已軍職依舊是食祿之人不可以徑去必因受由而後可去則滉初來欲受例由無名可受奈何且在鄉陳疏本為帶職為農無義故願得朝廷許退一言所以瀝血哀號非但不遂所願反致狼狽入京謗責如山雖以忠厚相悉如吾令公亦責滉不量而為無益之妄發況入京後病僵不仕衆目所見成均三辭極陳病狀乞退之意無不罄竭而反得 恩命凡滉所以前後顛沛情悶如此令公以為乞退而可得遂退乎

向日丁相責滉之意亦謂還肅拜後惟吾所欲滉意丁相無病故不知病悶又不諒我前後乞退未遂之故而為此言似不相悉故前書云云今審令意見矜指迷之愾無以加矣惟此一段則與丁相所責不甚相遠如何如何書中又有入來開示之教故縷縷至此承誨之餘多言自釋亦甚不當幸賜原照諭及鈞旨惶悚無已但既以進賢二字答之固難為說然何不復之曰此人不可以此處之老病愚拙欲守其分與其強之而令至顛沛不如退之以遂其愚之為愈

云爾耶

答宋台叟庚申

滉積衰積病心昏目昏推鈍日甚爲一鄉里常
人壟畝疲氓時復顧念平昔無一事滿人意者
薄此桑榆之景思欲收拾一二以自補塞而志
力不强殊無稱愜於意往歲不計前後顛遽來
歸者亦以此故其歸旣然難復入都故前因垂
誨之及未免嘵嘵自言前書乃有獻忠反類遼
豕之諭仍詳盛意以滉爲強狠自用不可告語
之人自今但以故舊處之無復相期以忠告之

意甚爲愧仄滉雖無似亦嘗有聞於先民長者
之餘論豈敢訑訑然自作捍拒於責善之至哉
徒以其初一行中間陞秩兩皆無謂而病且近
死自念拖雷不去若死於京師何處青山受此
枉死一塊肉乎緣此急忙下歸以趁朝露之前
當彼時正如心痛之人不暇緩聲慮不及謝
恩一節有碍於末梢旣以蹭蹬抵此固無計可
善其後此所以得罪正論而無路自逭者也然
他人熟視不言而惟令公鶴譬愴愴如此滉於
旣往之事雖已難追敢不作事謀始以庶幾毋

蹈前非乎

答朴參判 淳○丙寅

一別多年傾慕愧子中之來辱惠手翰憂混
誤入痛加指迷以示可生之道感幸震越不知
所以爲報然不可無一語以謝厚意姑布梗槩
混生來萬事以順多舛莫大之患每出於本分
計慮之外夫庸人而處卑無名老病而棄置遠
外是本分事也今乃不然以性極愚材極劣病
極深老極衰之人反遭名太濫責太重位太高
恩太隆之變如使混如古識微慮遠之君子雖

善事之誤

值其中之一事猶以爲不祥之兆必敗之徵亟
引而去之況以四極而遭四太其處之當如何
也不幸而不知則已幸而自知之明則又安可
犯此兆徵而敢應吾君之命乎雖然其所以
不敢應者亦豈爲私計而然哉嘗聞朱文公之
言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善而
己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
以不審也夫以大賢之出處其間有小違礙猶
尚以此爲患况今庸下之人挾虛名而欺君
父見大利而忘己分但知貪得罔思酬報不知

禮義之爲何物廉恥之爲何事則其弊豈止於
傷風俗壞國政而已管子所謂四維不張國
乃滅亡者由此而作矣以是言之此豈一人之
微事一時之細故而可以妄處之哉是故古之
盛時在上之人亦知其然雖急於求賢用才而
其難其慎大以任大小以任小其所不能不强
使爲其或不幸而誤舉亦必因其自知而請辭
無不釋然而聽許之至其老病無精神筋力者
又有致仕之路以處之故朝無佞位士不失守
上得舉措之宜而成濟川之功下無冒進之患

而免覆餗之敗君臣同享其福萬品各得其所
豈不休哉其不然者一切反是傾敗之鑑古今
昭昭不可誣也頃來聖斷赫然剔蠹鋤姦
朝廷清明濟濟衆賢治化一新猶以爲未足
九重恭默之中思得賢臣而用之寤寐靡寧
雖商宗周文之盛心何以過此方是時也乃謬
以朽鈍迂闊無所肖似如臣滉者冒瀆而欲進
之滉若徒知急趨君命而強赴之是緣臣之
故致聖朝夢卜之美意終歸於管子之所深
憂賈誼之流涕長太息也此滉所以惶惑窘蹙

而不敢進也蓋可進而進固義也不可進而不
進亦義也義之所在卽爲事君之道何可拘也
矧乎滉也從前苦辭在道力辭皆以不能故也
一朝見高官厚祿之來加乃不計責任如何而
進當之則是何昔之所不能今忽變而爲可能
耶此於心跡之間大相乖刺滉之難進尤在於
此矣抑滉雖頑固無知亦人耳豈不知一上有
雷霆之威下有窮餓之迫一受如天之 恩則
可大亨富貴之樂而無疑謗哉以今日之所遭
揆平昔之所聞有不可妄進者如彼區區勉守

不欲見利而遷就畏禍而回奪以俟他日見古
人於地下其志誠可悶而其情亦可恕也奈之
何行不孚人誠未格天悶怒之驗久矣寥闕訶
訾之言至今荐沓日者朴君子進移書切責其
中最未可曉者形迹二字也因竊慨念子進之
於我殆可謂舊相識者而一顛沛之間似若以
不當疑者疑之況在他人乎於是未免開口屑
屑以自明雖覺甚鄙猥只爲其言有關於臣子
之義故也其書想未及達而子中至旣讀令書
驚惶未定又再得子進書乃知其前書見疑之

言意蓋如此而子進又云非獨某意諸公意皆
然然則雖以左右之忠恕愷惻亦不能無疑於
滉耶抑非疑於滉也特以令意惓惓切於獎進
而有少裨不得已而為此言耶由前之說則不
能二字滉自四十三歲以來至于今二十三年
間所以出萬死為退計者無他只被此二字為
身之累故耳今諸公乃欲移作他說而置疑於
其間夫疑人於所無而納之於罪惡豈吾黨君
子所忍恣為也耶由後之說則令書所云萬一
果有之益見小臣欺天罔世以致上誤之罪非

臣隕首糜身所可贖也然而天門萬里道路
流聞率多過情之談不知令公何所據信而云
爾耶而況下土蟻亂之臣癘形醜狀一近天
鑑便生厭恠至於強試空疎而應對失旨謬
謨無策亦勢所必至如此是適所以使吾君
悔生於側席志倦於求賢求以小益反用大損
何上答之足云耶故今為諸公計莫若具滉前
件不足為聖世用之意而明告于宸旒庶
朝意豁然無復踵前之誤必改而更求當世之
第一流以應吾君之期望以臻至理而熙鴻

號斯為當務之急也仍須建白改滉見授職秩以本職致仕而束之高閣置之山巖如古者待虛名之士之例使垂死之命容得守分畢義與草木同腐則聖朝由是得求賢致理之實微臣由是免妨賢辱國之罪亦使世人知終南果不是仕宦之捷徑北山無復有後贖之移文在滉之身快幸為如何而於諸公謀國之忠成人之美亦可謂兩得之矣滉惕厲薰心之餘擬作此書眩瞽怔忡思復輟勞憊妄頓操筆還休經涉數旬僅道一二猶覺語多無倫書不成

字急於分疏冒愧呈上伏惟仁鑑少垂裁幸焉
滉恐懼再拜

獨不見博者乎一平虛著全局致敗今欲獎進虛名動一時觀聽而不得實用正是一虛著乎寧可不慮其敗局乎況近世士林之禍率因虛著而作覆車在前故踵後者尤難進步病人聾耳猶聞浮囂之徒動以小己卯目之此乃載禍相餉之言滉不幸而當虛著之局及至於敗未知諸公其得晏然而已乎愚意嘗謂己卯領袖人學道未成而暴得大名

遠以經濟自任 聖主好其名而厚其責此
已是虛著取敗之道又多有新進喜事之人
紛紛鼓作以促其敗勢使讒者得售其術恐
此當為踵後者之至戒不可忽也

答沈參議義謙○庚午

伏承十月二十五日惠書即當修報第以書中
所囑事勤懃如許既難承當又難報辭沈吟稽
滯以至越歲逾時罪不可勝且滉所以難承當
前已反復畢陳以謂庶蒙諒察何為復如是誤
命耶滉若真可堪辦此等文字向者文衡寵命

何苦辭至再乎更審來書不稱碑而以碣為言
豈不以碣文則滉所或作故耶然曾被領相囑
其伯氏判書碑文終亦變而索碣滉惶恐報辭
云二品正卿墓刻何可以滉故改碑為碣乎二
品且不可況於正一品極崇之位乎此則尤不
敢承者也又況滿朝文士如林乃不近求而遠
求於山野屏廢之人寧不取恠於時耶餘惟知
時善處鑑前貞後以膺多祉不宣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九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十

書

與曹捷仲 菴○癸丑

滉無拜頃者銓曹薦用遺逸之士 聖上樂得
賢材而任用之 特命超叙六品之官此實吾
東方古所罕有之盛舉也滉私竊以為不仕無
義君臣大倫烏可廢也而士或難於進用者徒
以科舉溷人雜進之路則又其每下者此欲潔
其身之士所以不得不藏蹤晦迹逃避而不屑
就也今也舉於山林非科目之溷超授六品非

雜進之污故同時之舉有若成君守琛已赴兔
山有若李君希顏亦赴高靈是二君者皆昔之
辭官高臥若將終身之人向也不起而今也起
是豈其志之有變哉其必曰今吾之出上可以
成 聖朝之美下可以展一己之蘊而然耳繼
而吾子有牲薄之除人皆謂曹君之志卽二君
之志今二君既出曹君宜無不至者矣而吾子
則竟不至焉何耶以爲人不知也則拔尤於幽
隱不可謂不知以爲時不可也則 主聖而渴
賢不可謂非時杜門端居修身養志之日久則

其得之之鉅而積之之厚施之於世將無往而
不利又安有吾斯之未信如漆雕開之不願仕
乎此混所以不能豁然於吾子之所爲也雖然
混豈深疑於吾子哉吾子之所處其必有說矣
混生長嶺南家於禮安而往來南中亦嘗聞高
棲之所或在三嘉或在金海兩地皆混所嘗經
由而未嘗一造衡門幸接英眄此實混自無躬
修之志怠於向德之罪進而思之甚愧無狀也
混資稟朴陋又無師友之導自少徒有慕古之
心身多疾病親舊或勸以放意適則庶可以

已疾復緣家貧親老強使之由科第取利祿混
當彼時實無見識輒為人言所動一向措身於
誕妄之地偶名薦書汨沒塵埃日有不暇他高
何說哉其後病益深又自度無所馘爲於世然
後始乃回頭住脚益取古聖賢書而讀之則向
也凡吾之學問趨向處身行事率皆大謬於古
之人於是惕然覺悟欲追而改塗易轍以收之
桑榆之景則志慮衰晚精神頹敝疾病又從而
纏繞將無以用其力矣而不可以遂已也則乞
身避位抱負墳典而來投於故山之中將以益

求其所未至庶幾賴天之靈萬有一得於銖累
寸積之餘蘄不至虛過一生此澠十年以來之
志願而 聖恩含垢虛名迫人自癸卯至壬子
凡三退歸而三 召還以老病之精力加不專
之工程如是而欲望其有成不亦難乎是以或
出或處或遠或近而自循吾學之所至則猶夫
人也以是愈不自快憊臥都中日月逾邁思歸
一念如水滔滔於是而逃聞高義嚮風起懦不
自禁也夫榮利之途世所同馳得之則以爲快
樂不得則以爲戚嗟者衆皆然也不知賢者之

於山林有何事可以自樹於此而能忘於彼者
耶其必有所事者矣其必有所得者矣其必有
所守而安之者矣其必有所樂於曾中而人不
能與知者矣然則如滉之有意於此而俵俵然
無所歸者安得不跂渴而思一言之辱及耶千
里神交古人所尚亦何必傾蓋而後若舊耶夫
輕於自進而屢躓於末路者鄙人之昧行也重
於一出而可全於素節者賢者之遠識也二者
之相去何止百千萬里乎哉惟吾子舍其前過
而哀其晚愾不至於斥而外之則又鄙人之所

大幸也滉拜

答曹樾仲

去夏承辱報書披諭諄悉有以見出處之道素
定於曾中所以能不櫻外至而言之有味也一
而不至者猶鮮況再而愈確耶然而世俗知貴
於是者恒少而怒且笑者恒多爲士而欲守其
志不亦難乎然世論之下怵迫西東者固非守
志之士因公事而益愧鄙人之無樹立也示索
撥雲散敢不欲勉但僕自索當歸而不能得何
能爲公謀撥雲耶公則無北來之志僕之南行

早晚必可得也而未有指期徒切慕用之私惟
照察歲寒冀加崇珍不宣

答曹捷仲 甲子

神交違面住世無幾來諭之言令人仰慨俯嘆
不能已也僕久不作宜寧之行有不近人情者
只緣身與世相礙老與病相纏以至於此遂並
與千里命駕之意為並世不見之嘆此豈可專
付之命物者處分耶是用愧負愧負示諭學者
盜名欺世之論此非獨高明憂之拙者亦憂之
然而欲訶抑者亦非易事何者彼其設心本欲

欺世而盜名者姑置不言獨念夫降衷秉彝人
同好善天下英才其誠心願學者何限若以犯
世患之故而一切訶止之是違帝命錫類之意
絕天下向道之路吾之得罪於天與聖門已甚
何暇憂人之欺且盜乎如欲辨別而訶抑之人
之資稟有萬不同其始學也銳者凌躡鈍者滯
泥慕古者似矯志大者似狂習未熟者如偽躡
復奮者如欺有始懈而終忽者有旋廢而頻復
者有病在表者有病在裏者凡若此者不勝枚
舉其不能專心致志以期於有成者固不能無

罪然其心可尚猶是此一邊人其可槩以欺盜而麾斥之乎其亦在所相從而共勉也雖然此則論其理如此耳其能任此責者世自有人決不在病廢絕迹昧道懵學之人公何以是不近之言見加耶抑不知公所指者是何等人耶其人雖不正當若其病只如前所云者則其不當訶抑如彼或不幸而真有欺盜之心者吾輩得免於彼所訶抑幸矣又豈敢強作氣勢反加訶抑於彼耶至於禍福之來固自有命物者處分正惟思昔人歿壽不貳之訓以自處而聽於彼

其他尚何容吾力哉鄙見如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李教之還草草布此不多及

與盧伊齋書悔守慎○甲寅

瘴海湫惡不審體沉何似暮用之至馳心不已
滉陸陸無狀疾病與歲而增加爾來八九年間
乞外投農分在溝壑不意再蒙 恩祿強扶西
來推遷汨汨今又三年於此矣有一二友人與
賢季居止接近因得傳聞動靜以為欣幸其勢
非不能附一字之問而因循闕如深自忸怩滉
少時亦嘗有聞而興起者顧無師友之導夙嬰

沈痼旋自廢墮後來幸因僚分得與吾子相從
於玉堂清暇之地可以講劇而進益也當是時
滉之心茅塞甚矣譬之繪事有無素質奚望采
色之可受哉山野之日不與俗務相接始得專
心於洛建諸君子之書其所感發而興奮者非
前之比蓋亦深且切矣而衰憊之人精力不逮
實未加十分工夫亦未有一分真得而遽出以
嘗世幾何不至於銷鑠而無餘耶以是慄然畏
懼思及其未死之前收蹤反本守拙養病讀舊
書加新功以樂桑榆之景是所蓄願也至於其

終之有得與否固不可預論而禍福利害則惟
當一聽於天而已矣抑嘗念古之君子莫不有
師友之人同志相求同道相益故能學成而德
立今滉與吾子並世而生交臂相失而邈無親
接之期則其於離索之憂鄙吝之前拳拳慨想
曷嘗斯須而替哉夙興夜寐箴舊日亦嘗服膺
而猶未知修理之密工程之嚴若此其至也得
見註解分章析句正議崇論恢游肯綮之處而
獨到昭曠之原不勝嘆服第於其間訓語數處
不無有疑於淺見謹為掇出而錄在別紙以取

正焉伏望試垂採聽反覆參訂去取而復教之
至慫至恨昔程先生易傳既成久而不出曰尚
冀有少進朱子於章句集註之成平生自修改
不知其幾而因一時門人知舊舉疑請質而改
者亦不爲以不立私見而能集衆善故天下萬
世無得而議焉此大賢事業之所以爲光大也
吾東方性理之學講明者固鮮而著述寥寥間
或有之而率未免罅縫之出未滿於人意者無
他略見鬚鬢而遽自主張之太過故也竊見此
解非他著述之類斯道不亡於吾東則此解必

傳於後世而微瑕可疑之處若不更加磨瑩以
就十分之善其無乃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
耶古人真見義理之無窮故其虛心造道之意
亦無窮混所以期望於吾子者爲此焉爾混今
秋將乞暇省墓於嶺南其還都遲速未卜也然
苟欲辱惠報音只因賢季轉托友人而寄傳雖
千里不患其浮沈也自外未縷縷惟萬加衛音
不宣

別紙

從心從言合表裏而言之

凡以從某從某解字義者皆指本字之偏傍上下耳未有就或作之字合本字爲一而取義如今說也欲去此十字只云字或作𠄎省愆卽夫子所謂以下仍存似可

細繭絲也

字書抽或作紬紬引也紬引其端緒云云據此則紬卽抽字而後言則從手言引絲則從系耳今只言繭絲也似爲未盡也

位有高下宅有甲乙木之枝疏舉玉之文細密

次有先後之次有左右之次此類非一獨以位之高下言之似未該備古者宅以甲乙爲次第故謂宅爲第則可今謂第字之義因宅甲乙而得則恐不可木之幹亦謂之條非謂枝也而草之科生凡物有分段排列者皆謂之條理字則於凡物之有文者皆可通稱非謂玉獨有之也竊謂改之曰序而得所謂之次聯而遞數謂之第故凡不躡等節云云別而有段謂之條比而不亂謂之理故凡不紊脉絡云云何如
整齊其思慮之走作者以悔悟其前所失

走作者以下似少欠請補之曰使夜氣之生無所撓害則心體虛明義理之原自然昭著於是云云以悔悟此以字有礙請改為或字而並於尋繹上亦加或字何如

夫所謂善亦止此而已

謹按孟子本意總指自早至暮凡日間所為而言也今日夫所謂善亦止此而已則似以孟子之言專指鷄鳴時而言恐為未當請去夫所謂以下九字而以程子曰係為善之下何如欲其不跛

跛偏任一足也恐可言於立不可言於坐也改之何如

訂議也詳辨其討論之辭

訂有評議證正之義只云議恐未盡討論請改為問難何如

應答偷去

答請改為酬偷去下欲補曰而常目覩之也

神者陽之靈止生者也兼下章註精者陰之靈止定者也

此兩字訓語必有所本而言然嘗聞朱子答董

叔重曰既生魄陽曰魂謂纔有魄便有魂自受
胞胎時已具足矣不可言漸有所知然後為魂
也答梁文叔曰精氣為物猶言魂魄為體爾答
陳安卿曰王丞說魂即是氣魄即是體却不是
須知魂是氣之神魄是體之神可也合此數語
而觀之兩字數語之病可知矣蓋方言始於氣
感則得魂而遠云以行乎一身之中是似於體
魄未疑之前徑言身體也又言人體既疑則得
魄以實乎此身之中是直謂體疑而後方始得
魄安有此理且陳公此兩句之義本非論人稟

氣受生之初註中不須言氣感得魂與體凝得
魄也又本非對舉為文亦不必上下照應而為
訓辭也請謹改之曰神者陽之靈即魂氣之充
周一身而有不測之妙者也精者陰之英爽即
體魄之凝定而載神魂者如何

不二以二不三以三

不二之二當作貳不三之三當作叁

遮障

改作誘引如何

不活則滯

改作不宰則累如何不活與滯字本一意故欲改之

聚其光靈絕其思慮

此兩語犯禪學請去之何如

性之發於外局促之態從容之象

非獨發於外只動於中便是情也欲改曰性之感於物如何態改作礙象改作樂何如

不得不疲其體以起發精采

不得不疲其體請改曰不能無其體之疲以起發三字似亦有病欲改曰使無一毫頽惰之氣

而精采光明則天君常活而不為云云何如

此章喚醒之義也

義也下補之曰而大易所謂終日乾乾夕惕若者亦此意也如何

亦承上章言天地之氣至大至剛止生成不窮也

竊謂孟子夜氣章主言仁義之良心以夜氣之說發揮而旁通之其語勢自有賓主之分矣詳此上文既言心神歸宿而即以養以夜氣承之其語意正猶孟子之旨也今解文則不然立言

所主專在於氣而心反為賓故其末雖有因其
所生以養其所發之言終未昭晰且既釋夜氣
則當用本章之說庶不背本旨今乃以浩然之
說代之故曰體之充曰有時乎餒曰不足以配
夫道義之心等語皆不襯貼於夜氣之意此正
朱子所謂多插入外來義理之病最為註家之
忌伏望毋以鄙言而忽之更加參究而修正之
以幸後學何如

答盧伊齋庚申

往歲奉書質疑事甚率易厥後病歸嶺南潛深

伏隩自中間嘗一入都僅有傳聞外千里恒阻
聲問且不能相及況進於此者乎意者前書或
不達雖達或不足畱意或緣公過為防慎皆不
敢知又不敢再有問訊不謂今者辱示解說綴
以報語誦味詞旨撫攬今昔為之慨然也明師
近名之戒誠是冥眩之藥但此亦不可以一槩
斷也人有飾智矯情掠虛造偽以得名者其陷
於禍敗固所自取其有實積而華發形大而聲
宏德充而譽溢者名之所歸謗亦隨之或因而
不免焉斯可盡以為其人之罪乎古之人有云

荀欲避名無為善之路今人之於人顯斥其為
善公排其向學曰惡近名也戒召患也至於為
善而自怠向學而中廢者其自諉亦然舉俗靡
靡日趨於頽壞嗚呼孰謂治病之劑而反為迷
人之毒乎夫公之所遭謂之非名之累則不可
然向非絕人逝世同羣鳥獸其至於此其亦未
如之何矣惟當不以自外至者入於靈臺而益
俛焉孳孳以庶幾終果無愧於名可也今以二
親之故云云此固人情之極而不能堪者矣
亦所不忍言者矣雖然謂緣此不能復有意學

問事則雖知其出於痛恨之餘非實語也而猶
不能無疑也蓋嘗思夫蛇至匿迹之時其事如
何其心如何何嘗以是掩抑摧隕忘其操守而
以酒自廢乎李延平之言曰如有大段排遣不
去只思古人所遭有不可堪處持以自比則亦
少安矣凡若此類想皆為公平日之飲食裘葛
然而私心所疑亦不敢不獻其愚不知公以為
如何夙夜一箴為學之道備矣雖不能體行而
竊有事斯之願向所以質疑拳拳者得其解而
喜幸於心至其有疑處不敢苟阿其所好敢以

警說求正為完書然而當時但當陳其所疑而
不當輒有所改後來思之深自汗恐今承報示
其去取從違之間知有義理而不知有物我平
心稱停無所吝執觀自古論學往復之際非唯
難得肯可至有立敵相攻如仇怨者多矣向非
公自力於學問加工於克己之地能若是哉不
寧惟是又責以重辯而有不合不措之喻混其
可始發其愚而終反有不盡耶故敢於逐條之
下踵前作過復注謬見之一二以聽其再賜裁
處其於金說亦然嗚呼集註章句之所以百世

無異辭者以能集眾長而精去取有少未安不
憚修改期就於至善無可改而後已焉故也由
是言之公之於此解雖至於十改未見其為病
而當見其益精矣混之於所疑雖至於再獻未
見其太過而或見其有補也射的之云恐非所
虞而透闕之喻尤非所擬耳抑又有一說焉老
先生之於集註章句釋一字訓一句以至於推
論章旨一循當時立言之意淺則淺言之深則
深言之近則近言之遠則遠言之其於精粗大
小莫不皆然故其文簡約精當一字不可增減

至其敷衍辨證之論則別為或問等書以盡其
餘意今則乃合集註與章句而為一書故或淺
而深言者有之或近而遠言者有之蓋自為一
體非欲其盡同於章句然混所以稟疑之處多
在於此今又稟解末以一論敬之病意亦如此
不審公意亦以為何如南塘陳公不知何許人
觀其論學似非先於考亭之世者若後於考亭
而又在魯齋之前則殆若及登考亭之門者而
考亭門人之列未見有此人何耶山間典籍不
備不能考徵三復責沈之文殊悶人也幸須詳

以教示妙契疾書非可效顰安有著述會讀啓
蒙而遇有所得隨手割錄以備遺忘後而看得
有踈謬處不住修正已再易稟尚未完就未死
冀有少進未敢示人又嘗以朱門諸子如彼其
盛而未有書可以尚論妄欲裒集為一編書以
便考閱亦因以再及於宋末元明諸子之學做
得數年工夫見已抄成亂草今始聞得朱門人
自有一件成書新到漢中方托友人求見此本
而未至若其書已善則此事可罷若猶有可憾
則可取彼而補此混所以作意為此者窮陋無

聞幾成虛過晚讀朱書而有所感發始知此身誠不可自棄以是亟欲知其門人為學次第之如何以自斡於萬一焉耳非欲為後學計也然滉今年已六十矣加以沈痼有何精力可及於此交舊諄悶世俗嗤點其亦宜矣顧既見其然無可止之理雖復困躓不能自晦慨盱眙之莫展言到口而難吞其有乖刺行俟刊鐫更惟茂承庸玉勉循千萬千萬謹拜

別紙

愆字訓義云云誠如來教只得刪去

紬抽繭絲也云云

右二條聞命

條者枚也云云理字從玉云云所訓十六字圓通無病云云然則其下措語略加點化云云

右前稟草本今不存所謂十六字記不得其下措語今何能點化

使夜氣之生無所撓害而於昔所失則悔悟之今所有則尋繹之以字當刪去云云

右所改當勝於前然又覺得河西此段所改更

似親切就內去省細代悔尋以用之何如

孟子雞鳴而起云云今蒙刪去於上下之義

順易

右今不記所以刪去之說然刪去甚穩當

跛字代用偏字

右他無善字寧用偏字

訂平議也亦有考正之義何如

右改之為當但只依本訓曰平議也不必更言
亦有考正之義也蓋平議之平訓為平其不平
當平其不平也已有考正之義亦已有證義前

日鄙見所以疑此字當用此二義以訓者此也
今思之只平議也三字已含二義不必更下語
屋下架屋也

討論改論難何如

右勝前然作講論何如

酬云云訓應曰酬恐未安答訓似不必改

右恐不然蓋公必欲原字之所從來以看故以
酬字為不合訓應字雖似然矣然何不看應字
所用本文之意乎事至斯應之應訓酬則事至
斯酬語為襯貼若易以答則事至斯答不倫甚

矣酬雖酌賓之義其與應字聯用於事物應接之間久矣若答則豈合於應事物之義乎更請商量何如

訓自在但曰如物在前恐人偷去不待更言自在而其義已明不必添若干字

右所添今亦不記然恐人偷去只屬心未說到顧義故其下必添箇常常觀在此云今但云云豈說得到自在處耶今欲於偷去下著一然字則雖不更言自在而意稍見也如何
作貳作叁云云當從之大抵皆當通用

右恐有不可通用處此處是也

直說遮障恐尤明白

右果如所喻

不活則滯

右滉前日看得誤甚今從所喻

聚其光靈云云改云聚定妙用放退閒思或因舊亦似無妨

右改之固當但聚定雖貼疑字以言於妙用殊未穩恰亦太壓重了放退二字亦似不穩於息字大抵上有真體依前下有明鏡止水其間著

語最難處恐只當云收斂妙用屏止閒思如是輕輕地說過如何

精神二字云云所改斟酌精密云云并訓二字耳此曰神者陽魂流動之妙云云精者陰魄實定之英云云且以見動者難攝也

右所訓非不善但終覺說得太深非當時作者本意所到處前病尚在滉欲於此章只云神者陽魂發用之妙流動二字未穩言神不言精者以動者難攝也至下章又只云精者陰魄凝定之英實字未安神已見上此兼言動靜故備舉

之滉前所改今不記云何假使其言不及於精神二字之訓若說得義理太多恐不足取也只當依今說更加商度以就簡當何如蓋非務欲簡註家之體不當多挿入外來義理以亂本意耳

以起發三字有病云想只是惡涉禪學云云所改無一毫頹惰之氣云云似歇後語比聞有人說振拔之精明之高明命意得無近乎云云

右此段來意於心有未曉然既以鄙見爲近於

或說則是以或說爲非也然則以起發三字非
振拔之精明之之謂乎所以謂三字有病者正
爲恐至於撐眉努眼握拳作氣以期見於通身
汗出豁然大悟處故也蓋精采光明是志氣清
定自然發生耳若欲起發而得之則是有事焉
而又正也勿忘而又助也非禪而何然於此復
有所惑者細看註文以起發二字貼振拔而其
下係以精采光明又譏或人振拔之精明之之
非則似是將本語作振拔其精明之意看矣如
此非惟義理不如此文勢亦恐不如此也此等

處須是四平放下虛心細意看出庶得本意橫
渠所謂濯去舊見以來新意者也如何如何混
舊所改無一毫云云果爲未盡勿用可也但以
齊莊整齊已爲振拔者鄙意亦不至如此耳
末章削數行改云亦承上章言此心雖存或
是出入而夜氣所息云云

右此段所改簡潔明白十分精切但或是出入
之是字少有未當恐或誤寫耳

訂議也退溪所謂證義云云河西

契券稱訂不過爲更諺伊齋

說見前目然鄙誤只在訂不過證義云耳非以
證為訂如村巷人所為也河西云云亦淺之知
我矣以下答伊齋與金河西辨論

近世學禪者亦無矣 世無學禪者亦不可
不以為慮 河西

學然後有流不學又何流 伊齋

凡君子講道立言豈直為一時計若排異學亦
豈問今世其人之有無而為之前卻乎且不為
聖人之徒則便為楊墨之徒無中立兩和之理
假使吾有涉於彼則雖舉世無一人學禪者我

已陷人於禽獸夷狄之域矣豈惟陷人我已自
陷於邪詖之徒矣來喻之云不已踈乎亦有一
二同志見此說無不恠訝恐不可硬執一說而
忽於察邇也

凝神息慮之訓 此等處訓語要直截明白
云云 河西

此說嚴正切實云云但訓解不得不就本
文為說云云凡若此類不害或相近也云
云 伊齋

凝息之訓見前目河西所疑本箴語如發舒休

養之類未見其有弊至振拔精明不作思惟等語未免微有河西所慮之弊明道先生云釋氏於吾儒句句同事事同然而不同今雖固知其有同然如我輩當尋箇不同處堅定脚跟不要轉步何可輕言不害相近耶程子又云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已化爲佛矣夫欲窮其說而去取之猶不免墮落況以不害相近爲說乎河西之言恐非過也

君子必以爲一身主宰 心本一身之主宰 非人以爲一身之主宰然後主宰之也 河西

此段最爲緊要此論尤見精密不識高明亦不之覺何耶伊齋

此段河西所見超詣不可及滉前日非不知此而不能見破此病想高明之爲此說亦若是而然耳高明於河西說能不設畦畛樂取其善只在改定數語以就至善可也然千里相詢不可不少爲博取之資謹因本語而爲之說曰夫兼體用該動靜爲一身主宰而如環無端反覆不已者心之爲也所以日用之間一動一靜莫不由是而加工焉所謂惟心是監者也然其加工

也必以敬為一心主宰方能靜而操存不昧於
虛寂不用之處動而省察不雜於幾微運行之
時云云以此刪改用之何如專一在此無少差
繆此間語亦似太多

靜存動察章 此凡三節若以註家例之云
云河西

今欲依擬竟莫能成伊齋

詳本註所謂動而省察靜而存養即析兩而各
解也兼體用該動靜以下即合一而統論也不
知河西更欲作何等訓解議論即餘見上

天有四德 四德上加元亨利貞云云 河西

元亨利貞字有無亦似無大損益 伊齋

元亨利貞不須加此處本文亦無舉首尾以該
之之意但云天有四德而只言貞元以見終而
復始之理而已何如

敬者一而已矣 如曰一者誠也似未見著
力處 河西

一者誠也本註內無此語不知何以有此
辯伊齋

夫一在天曰誠 夫一之云於立言之體云

云河西

夫一之云未見有未恰處伊齋

天之道聖人之志 其所謂天之道聖人之

本云云河西

愚意正欲統論敬之道不出於一也伊齋
右三條河西所說大約皆一意也而公不以爲
然然反覆參究終是河西說有理公會見朱子
能與所能之說乎說見大全書四十八卷答呂
子約第十三書可考見也今以其說揆之於此
如敬卽所謂能也一則所能之謂也而一上須

著主字或一下須著之字乃可謂能耳又誠則
所能之謂而誠上或著思字或誠下須著之字
方可謂之能耳然則其曰敬者一而已者非以
能爲所能之病乎曰夫一在天曰誠在人曰敬
非能與所能混稱之病乎愚恐朱子所謂不可
亂者正在此等處也且謹按以下所論以一爲
此箴之旨舊看甚好今更細看一箴本旨專主
於敬今乃以一言之未免爲隔一重說話何也
有能與所能之異故耳故鄙意不若以敬字代
一字則平正的確無病痛自專在於敬以下止

天德之所以一而一之不過點化數語而無不
恰然矣其自夫一在天曰誠止求至於聖人之
誠其問語多刺出而體天之誠以求至於聖人
之誠又似倒說此等處恐須十分加意稱停鍛
鍊使無一毫瑕類乃善然此間不須多說但曰
欲人體天德之誠而不息以終之也誠者天之
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學者之所當自強也而
欲自強以進於誠豈有他哉亦惟用力於敬而
已敬者何主一之謂也此下十一箇一字仍存
說敬而說到主一則雖說一仍不離於敬也未

始不在於一此一字作敬無時無處而不力於
一則一者作無時無處而不主於一則敬者此
箴之旨也一之為義可知作敬之用工在於主
一可知 此下又係之曰主一而能至於一始
可與言聖學矣竊觀通書云云大槩以此意參
酌去取何如潛易及此悚息悚息

天地之間惟天理為一 天理似別有一物

云云 河西

此等語非後學所敢擅立 伊齋

若如上鄙意則此一段不必論但惟天理為一

似不甚非

答李仲久 湛○甲寅

忽紆問字感浣殊深僕慮外爲劇務所纏正值
暍熱何能供職適爲蹭蹬之資耳鈇朱間窺一
二知用工之深欲效推測未易下手姑欲抄寫
歸靜處潛玩庶見一隅而病務相妨尚未也今
被索還良自缺恨從當更請來遂此願也僕所
以未及於遂鑑者緣不知算法故也前日手示
除法自謂已得要領及自布籌又忘之其昏鈍
如此可歎三字之仍存當依所諭古人不見用

於時者必有隱工夫非如今人廢於世則亦自
廢也今公真不自廢足慰吾徒之望也乘暇當
就

答李仲久

所喻皇極釋義四冊都寄呈并前來鈇朱亦持
納伏惟視至所以然者知左右之於此書積功
非偶然其間必有互相參考之處而闕一則不
可故也澁則自近尤覺精神昏耗於此加功竟
無得之之望而徒壞我屋子故姑輟手以待左
右推筭得出煥然明白而後從而窺測則庶易

為功以此固欲送然之際適被來諭故都納更
望十分致意以幸蒙滯為懽且有別幅所書皇
極數解者乃徐處士花潭君所著也未知此筭
得無差否似聞此人不見此釋義等書而自窮
到此亦一奇事第未知果合邵老本數與未也
乞須訂其是非詳以見諭幸甚幸甚其所謂陰
陽餘空之云未審何謂曆家必知之并問示何
如

答李仲父

承示字副以玄經感感但猶未諾惠然悵悵且

此經雖未為載道之書鳴於世久矣白首未窺
一斑今乃入手為幸但病人心眼俱昏決不為
後世之子雲可笑

答李仲父 庚申

初秋鄭子中下鄉傳示辱書且云其所寓與高
居鄰比屢得遊從為說動靜頗詳以釋鬱陶何
幸如之往歲都中病臥冰室累蒙左顧未嘗不
覺似沈疴之去體後岡一別魂夢悠悠尺紙之
問乃復先之感怍又不可言也滉疾病為苦久
與相熟者或不暇深以為憂一兩年來老癯益

甚諸病乘之迭肆侵暴有難支吾眼不辨細字
精不儲舊學鄉曲者舊凋謝後生逐利紛紛無
可與晤語以此嚮風馳義不比於尋常謂公年
尚富力尚強其進於素業何難何窮今得示喻
云云乃若所患與混同者何耶義理如許惟用
力深者知己之不足味來書之言可知閒中所
事真有切己者豈比此無狀枉擲了無限好光
陰年至六十猶未免半明半暗若存若亡者耶
雖其半明時若右處亦能使人欣然忘外慕然
斯須不戒則又暗而止却無異夢飽之人覺而

憶飽終不干事今乃有何書何做之問甚媿無
說以反復也朱笏珍投佩荷但以晚業踈鹵如
右恐孤遠遠之意耳承新置書齋兼揭號之義
想味超然恨不得相對其間屬此幽款也銘未
易辨拙詩三絕錄在別紙笑覽覆瓿為幸混亦
近卜一處山水清美儘可藏拙已構小屋子欲
扁堂曰若虛齋曰信斯舍曰隴雲而年荒力詘
未半輟工時出徜徉悵然而返未知何時可了
得以偃仰嘯詠於其間也子中之還草此奉報
書所未及子中必能言之九秋涼肅嘉翁播芬

惟願勉珍福以慰遠思不具

晦菴律呂新書序稱太玄為參摹四分之書
未知參摹四分之說謂何誨示為幸

答李仲久 辛酉

春初子中來示答書知疊見殤慘無任怛怛病
蹤屏廢未及修慰倏過一春未審動靜如何今
者節改清和想惟素履對時增茂矣濕被命
乞辭極知罪大老病至此抗顏冒進亦非為臣
之義不得已陳懇免於譴誅則為幸而復有調
來之命後憂方深兢鬱奈何新卜尚多未完

子中之來亦未就宿只作一日游玩境趣儘佳
每恨不得與吾靜存同此樂也示諭太玄三摹
四分之說頗詳參以曩者都中借覽玄經之義
若有得於髣髴幸荷幸荷所寄朱子實紀一書
得見朱先生事迹與門人事迹舊所憎惑者因
此豁然甚多尤以佩感未及抄傳姑稽還疑惟
冀厚照來諭嶺梅吐芬時寄一枝之語令人深
有慨於千里同襟之意此間今年春候異甚至
四月花始盛開而梅亦未免於因地應時人或
以是為梅病竊以為非真知梅者因報來書而

手折一枝附書以實來意吟成二絕句冀得瓊
報庶為梅兄解嘲也

答李仲久 壬戌

前月禹秀才性傳來得見手翰欣慰不可言即
今首夏清和想履道坦曠無復舊病之痕矣滉
尚荷 寬恩保此里居老病之歎不足介懷唯
覺昨非今是之言真不我欺也所恨舊遊如君
邈無攀接之期無以暢此幽鬱耳

答李仲久

去春禹秀才齋書愧未即報迨修草簡欲附子

中之行而又不果附心常缺然近因子中來鄉
又得惠書拜詩九章歷叙平素揆發蘭言捧玩
諷味感厲頽志者深矣仍審比來舊患洗去體
履和勝尤以為賀所喻看書不過數紙氣倦而
止大病新差自應如此行當快復至如老病這
漢不待數紙眼霧體疲強之不輟往往別生他
苦不得不為之休罷已到此境常事不恠最是
精神耗敝日間雖有些少看得轉眄之頃失去
無畱畢竟何益但於看時有味覺得孟氏為秦
之言真不我欺此意一年深似一年以此不能

頓廢耳拙記與詩聞徹几間深為汗悚此等本
不當作也山居無事聊寓戲筆墨以自娛笑爾
藏之篋笥未嘗以示兒輩中間有同志友人遠
來相訪畱款三宿臨別無以為贈遂未免破戒
出而示之被友人固要傳去又不能止只慫告
勿播而已未知彼友人不念吾言而示人歟或
因其傳寫時兒孫輩覩傳以出歟欲人不知不
如無作既作而復秘之古人所笑混已犯此戒
亦安能固靳第恐戲出之言未必皆中於理或
無乃因至於招拳惹踢否耶輕淺之咎噬臍莫

及有友如公直諒是望何不指摘瑕類以垂鑄
誨乃反以不似之言見及令人縮瑟愈不安耶
後日書來切幸開警之益大隱隱城市不必以
山林為高致雖然磨不磷涅不緇非大賢以上
未易言也故山林之義果若真有勝於城市者
矣惟其決去長往之勢或有難得如意者如公
坡平卜地而不能去是也是則無如之何雖不
得已處於城市顧吾所守與所樂如何耳高齋
揭號以靜存意其在此此正吾友先立其大務
鞏其本之意非見於一偏而厭動求靜如老佛

者之爲毫釐千里之間在吾友慎之勉之謬徵
三字扁後當依論但記銘之需記則不能銘或
可勉而病思堙滯有時強出一二語皆無足觀
可知無補於觀省而有流於牆壁故不敢率爾
爲也幸垂恕諒彩牋名香山中罕珍遠惠甚佳
朱子實紀方有考檢未了事蒙許且畱幸幸荷
荷姓原書果非甚切今附子中去納所云進修
草簡近附崔生德秀而往尋當得達歲暮霜冰
惟攝養必重不宣

答李仲久 癸亥

近得上元後惠書欣審春來燕處神相玩心益
勝因得誦味辭旨所以警厲昏惰者深不但心
開眼明而已喻及炳燭之明孰與昧行固爲至
論但如濕所慮日覺病深燭明亦不能繼之終
未免歸於昧行耳向者俯索齋銘自知中虛無
得不敢率爾妄作久稽應副今更見督非偶不
欲久負通慢之罪粗綴小箴以求塞責幸須指
出瑕類便風回示庶得更加修刷以免大謬也
蓋此是義理原頭至微至密處其命意下語難
得是當往年南時甫嘗要濕作其靜齋記彼時

鄙見尤尚踈脫遂不辭避乃敢肆為議論無復
疑憚後來看得盡是冗長無實之言懲此以為
病故今於此箴凡系支辭刺義悉務刊落然猶
恐後日見之如今日之視前記且為具眼人所
嗤點也大抵盛意欲以多著靜為法以據氣質
之病此意甚善然而靜存二字終是一邊道理
故箴之中未不得不說及動處又以敬並言之
詳夫來論之意已自如此其庶乎不戾於摺標
自警之本意否耶山記與詩過相假借殊非所
施於切磨之地者如何如何晦菴畫節要蒙示

病處甚荷不外此書當初不期與四方共之只
為老境精力短乏須此節約之功以自便於省
覽耳中間被黃仲舉苦要印看不能堅執初意
然亦止為兩家子弟輩謀之不意仲舉之破人
宿戒以至傳入都中思之汗慄噬臍無及奈何
奈何其所指兩病處不審其為某書某條幸於
後便既舉示及庶可以商量改圖也然來論云
義理之精深事為之酬酢切於吾身與吾心者
所當先取而其間或有不緊而見收云云此固
然矣然而必欲盡如此說恐未免又墮於一偏

之病也夫義理固有精深處其獨無粗淺處乎
事爲固有緊酬酢其無有閒酬酢乎是數者其
關於吾身與吾心者固切而當先矣若在入與
在物者其以爲不切而可遺之乎吾儒之學與
異端不同正在此處惟孔門諸子識得此意故
論語所記有精深處有粗淺處有緊酬酢處有
閒酬酢處有切於吾身心者有在人在物而似
不切於身心者試略數之如冉子之請粟康子
之饋藥伯玉使人原壤侯封人請見孺悲欲
見互鄉見師冕見若此之類謂之非精深可也

謂之閒酬酢可也雖謂之不切於身心似亦可
也然何莫非道之一端也苟極其至而言之則
所謂精深者緊切者皆不外此故或問於龜山
曰論語二十篇何者爲要切龜山曰皆要切正
爲此爾然則是書所取如來諭所當先者固已
不勝其多矣其或彼此往復之際亦有道寒暄
叙情素玩水遊山傷時悶俗等閒酬酢似不切
之語間取而兼存之使玩而味之者如親見先
生於燕閒優逸之際親聆音旨於警歎談笑之
餘則其得有道者氣象於風範神采之間者未

必不更深於專務精深不屑不緊者之德孤而
無得也非獨此耳滉讀此書以來乃知師友之
義如此其至重惟其義重故情深情深故有許
多相周旋款叙之言若以為非論義理不切身
心而盡去之則何以見古人師友之道若是其
重且大乎嘗得南時甫書舉節要中答呂伯恭
書數日來蟬聲益清每聽之未嘗不懷高風也
一段云若此歇後語取之何用滉答說今不能
記得其大意若口作歇後看則歇後作非歇後
看則非歇後云云大抵人之所見不同所好亦

異滉平日極愛此等處每夏月綠樹交蔭蟬聲
滿耳心未嘗不憶何兩先生之風亦如庭草一
閒物耳每見之輒思以溪一般意思也今自世
俗不好此學者言之固無恠其知好者亦不能
皆同如此然則韓公所謂始參差而異序卒爛
熳而同歸者實亦非易事也滉所以為此語者
非自是已見而欲諸君之同於已乃自發已病
而求藥石以自治耳惟高明諒察而鑄誨之幸
甚幸甚不宣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

